



人生漫遊處
童心

簽售記

書展終於告結了。烈日炎炎，人山人海，書香四溢，聽着就是一場盛宴。於我而言，書展是我和讀者朋友們見面的「心靈之約」。

星期六午飯剛開始，紫荊雜誌社的陳犀大哥就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啥時候來？有十多個人在等你了！」我來港後的幾本散文集，都是陳大哥幫忙聯繫出版的，他對這幾本書的「市場反饋」，比我還關注——他是個熱心腸的人。今年書展還有兩個多月才開幕，他就特意為我留了攤位和時間。

我於是將簽售會的消息告訴了最要好的幾個朋友：在金融業忙碌的仲邦，不辭辛勞地為簽售會製作了海報；在嶺南大學就讀的小春，主動請纓擔任形象大使和記賬先生，周六中午早早就西裝筆挺地站在攤位前；漢華中學的嚴助校和施老師，帶着50多位同學集體為我打氣！

兩天的簽售會，讓我始終被讀者的熱情和真誠包圍着。很多熟悉的、陌生的面孔，在四目相對的那一刻，熱稔起來，溫暖起來。有很多聽過我主講的「少年作家班」的學生，不但來到簽售會現場，還和我交流他們的讀後感。其中有位同學的問題令我印象極深：寫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主題還是結構，抑或是想像力？我告訴他，是人性。

筲箕灣官立中學的殷校長為她的家人和朋友選了好幾套書，並細心地讓我為他們簽贈言，我的感動無以復加：將朋友們的文字傳遞給朋友，這是多麼深厚的真情！香島中學和中華基金中學的兩位何校長都來為我捧場，其實他們都是本專欄的忠實讀者，每周一早上，他們都會發來信息和我說說對專欄文章的感受。

謝謝你們，我親愛的朋友們。正是這些真誠的愛，讓我有寫作的靈感和力量。



◆作者在書展簽售會現場。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文學館 親子不高深

今年5月27日開幕的香港文學館，它所在的灣仔茂蘿街7號是座古建築，已有過百年歷史！這座香港文學館夠吸引，因為除了珍藏優秀的文學外，也歡迎親子大眾，懂不懂文學不重要，不會看不起小童老人，友善優惠每一個人，以開放心態引發大眾對優秀傳統及中西文藝之興趣，讓文學之花開在大小朋友心中，每人心靈都有花香呢！讓我們一起親親這滿庭芬芳的文學花園吧！

從灣仔電車路穿過繁華的商店，走進茂蘿街，就見到這座古建築，有落地窗門、繡花欄杆；香港文學館開幕主題是「萬物有文 文裏尋花」，內設置許多以香港原生花為原型製成的獨特花形裝置，漂亮！細心看還可找到許多作家書寫關於植物的美文字！

「或許世上有很多朵長相一樣的洋紫荊，但香港永遠

是最燦爛的那朵。」這句學生創作，也很有意思呢！

展覽設在3樓，其中香港文學圖卷的展廳結合現代數碼技術，向大家介紹香港文學作品，講述百年香港文學故事，讓觀眾親見香港文化脈絡，有許多南來作家的書籍、手稿、書信等也有展出，像許地山、張愛玲、蕭紅、金庸、劉以鬯、黃慶雲等的手跡及書稿，還有詩人何達（告訴你小秘密，我和潘金英年輕時就參加了他任教的寫作坊了，他是我們的老師！）南來作家文人群：從內地遷居香港，他們各有抱負與嚮往，客居異鄉的生活，讓他們內心懷有羈旅鄉愁，他們用敏銳的觀察書寫香港這座小城，寫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如張愛玲，甚至成為讀者心中的文學偶像哩。

仔細觀察這些文學明星的展品，是向這些名家致敬，與他們對話。他們在香港留下的文學足跡，怎樣從香港街角生活活取靈感創作，遊走看一圈，可激發青少年對文學閱讀和創作的興趣和熱情啊！

我相信文學之花要悉心灌溉，香港文學館正是一個好花園，宜好好傳承文化精神，宜多創造兒童青少年親近文學，與之對話和交流，共同發揮文學軟實力。



◆香港文學名家展。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啼笑因緣》似粵曲小調

電視新聞的「專題節目」談粵語流行曲，受訪大學教授顯然未得要領，提到什麼「本土意識」和「鴛鴦蝴蝶派」都有失焦之嫌。上網一查，原來這教授比潘老頭還少了好幾歲，剛好少了這幾年聽曲的親身經歷了。

1974年無線電視劇集《啼笑因緣》的主題曲推高粵語流行曲的熱潮，劇集改編自「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張恨水（1895年-1967年）的同名小說，由陳振華（1940年-2018年）飾演范家樹、李司祺（1950年-）一人分飾沈鳳喜和何麗娜。主題曲由顧嘉輝（1931年-2023年）作曲、葉紹德（1930年-2009年）填詞、仙杜拉（本名梁玉姬，1943年-）主唱。

顧嘉輝特意挑選仙杜拉主唱實有深意，她是以演唱英文歌為主、不甚懂中文的混血兒歌星，其西化形象或可減低年輕聽眾對粵語歌抱有的「老套」印象。那個年代國語流行曲的地位確實遠高於粵語流行曲！在《啼笑因緣》以前，兩家電視台粵語劇集的主題曲都是唱國語的！

葉紹德（德叔）何許人也？德叔是著名粵劇劇作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粵語流行曲在香港成了氣

候，第一代的填詞人都有粵劇背景。這期的粵語流行曲絕大部分都有粵曲小調的韻味。據說此劇的編導（當時沒有監製的銜頭，實際等同後來的監製）王天林（1928年-2010年）要求德叔一改再改歌詞，盡量減去「文縷縷」的味道。於是就有了這歌最為口語化的第一句「為怕哥你變咗心……」

電視節目訪問那位長期研究粵語流行曲的教授可能受時間緊迫影響，沒有指出那個年頭粵語流行曲的最大特色，就是向粵劇粵曲汲取養分，歌詞押韻都是用粵曲的辦法。

《啼笑因緣》的歌詞是：
為怕哥你變咗心/情人淚滿襟/愛因早種偏恨海裏/離合一切亦有緣分/願與哥你倆相親/情人共印心/最驚恩愛一旦受波折/難望借老恩消愛泥/藕絲已斷/玉鏡有裂痕/恩愛頓成怨恨/生則相聚/死也化蝶/幾許所願/心莫嘆失意百感生/難求遂寸心/赤絲千里早已繫足裏/緣分天賜不必怨憤。

音樂用AABA的四段式，一二四段旋律重複。押韻用民親韻、能登韻和琴心韻通押。當中心、襟屬琴心韻，分、親、混、痕、恨、憤屬民親韻，沒有用能登韻的字。

「淺談粵語流行曲」之一



百家廊
張世勳

星辰大海與液體靈魂

地球是圓的，這是科學，是天文學，是空間地理學，有圖有真相，不接受任何質疑。如此說來，地球就是一個蛋，圓的，這真像是扯蛋。因為，但凡蛋，必是皮在外，肉在裏，外面光滑滑的才對。地球的內裏的確很豐盈，但皮上卻可以流淌着河流，站着樹木，建設着房屋，居住着人類。一切科學標明，地球這個蛋，是懸在太陽系中的，而太陽系是裹在銀河系中的，而銀河系是無邊無際，趨向於無窮大的。但從沒聽說哪個人因為不小心掉出了地球之外，更沒聽說哪條河因為不小心水拋灑到了空中。關鍵是，沒有一個人感覺自己是翻船上、頭朝下在走路，更不可能感覺自己一動不動，卻已經日行8萬里。

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光學家、哲學家等等這一些學和那一些家們，會很自然地匯集到一起，頭懸樑，錐刺骨，絞盡腦汁，試圖找到這其中的道理，這運行的規律，這秩序的法則。但放心，一時半會兒他們給不出既通俗易懂又令人信服的答案。這個世界的大，並非一切庸俗的肉身所能想像的。好在，我們有辦法，只要科學抵達不到的地方，我們就叫它迷信，只要科學解釋不了的事件，我們就叫它靈異，

而且，也會暫時放手，讓一切宗教去構成宇宙的玄學。我們可以把迷信視作是科學在使用雕刻刀雕刻時觸碰下來的碎屑，但如果我們稍微寬容一點，也完全可以認定科學更像是迷信的裙襖，迷信負責出卷，科學負責答題。而且，不得不說，喜歡穿迷妳裙的迷信，很多時候往往比科學更加迷人！

其實，我們只要把迷信換個名，叫神話，可能就高大上了，它一下就能照亮幽遠的歷史和茫茫的夜空。不止中國的文學，這個星球上的文學，無一例外都衍生於神話，是從神話的葡萄架上截下來的秧苗。中國的章太炎、魯迅、茅盾；美國的博厄斯；英國的馬林諾夫斯基；日本的伊藤清司；加拿大的弗萊；法國的恩斯特·卡西爾；芬蘭的勞里·杭柯；瑞士的榮格；德國的格林兄弟；瑞典的安娜·露絲，他們都在神話學研究方面成為一方專家。我曾兩次請在職的神話學會長葉舒憲先生為作家高研班的學員們授課，不用說，課講得很好，但在課餘我更想跟他探討的不是神話與文學，而是神話與天體，與宇宙，與生命的關係。這注定不會是一種有結果的探討，但注定是一種打開認知後更為廣闊的擁抱。

我們太需要這種擁抱了，每一個人，尤其作家。因為，一個人如果有了這種擁抱，就不存在抑鬱之說。低頭是土地，抬頭是天空，生命極其渺小，心靈何其博大。一切發生在地球上的糾紛，都不值一提，遑論鄰居間的吵架，職場上的內卷，事業上的榮辱，得失上的算計。一個作家如果有了這種擁抱，就不存在作品難以開光之說。單純整一堆破爛故事，沒用，單純與生活為伍，也沒用，文學更需要的可能恐怕是作品流露出來的那一丁點的證明神性。要光，要火焰，要靈魂飛舞。在光速面前，佛家學說的因果轉承同時存在，道家學說的天人合一會顯現無遺，在天地面前，儒學還很難上得了台面。所謂的人類主體說，不過是從人出發的一面之詞。真正的世界，或許並非如此。萬物歸一，可能方是正理。

我們管不了那麼多，但也不能完全沉迷於一切具象。靈魂不是固體，不是氣體，而更像是液體，它柔軟、流動、率性、包容，隨地勢隨物事而塑形。我們只能唱着歌，飛翔，一如陳彼得，一條路，落葉無跡，走過我走過妳，我想問妳的足跡，山無言水無語。走過春天，走過四季。走過春天，走過我自己。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畫展停不了

在各相關部門努力打造香港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民間也樂此不疲，自發舉辦不同的活動，雖然不少都是私人性質，但起了推動作用，令香港的文化藝術氣氛濃得化不開，讓更多人投入其中，影響下一代認識更多不同的文化。

以繪畫藝術來說，由今年初至今，我已接觸到一個又一個的藝術展覽邀請，看藝術活動資訊，每月的節目都排得密密麻麻的，幾乎沒有一天空檔。好此道者在香港實在不寂寞。我的畫家妹妹長住加拿大，有一年回來探親，我帶她出席多個藝術活動，她說：「實在意想不到香港有這麼多藝術展覽，香港人真有福！」

◆正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心路同行藝術展」。作者供圖

展」、下月香港油畫研究會的邀請展2024。由於工作忙碌，加上繪畫速度實在遠低於畫展舉辦之多，我只得放棄參加後者，錯失與大師的作品同掛一室的機會。

參加畫展，實在是藝術學習者的一個極佳機會，我的學習繪畫的轉捩點是沈平老師鼓勵我參加畫展。我當時簡直不敢想像把自己的作品公開展示，只覺得只有大師才可以這樣做，我遠遠未夠資格，但老師不斷鼓勵和支持我，讓我首次展出了兩幅作品，從此我放下懶散積極學習。

現在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心路同行藝術展」，展期至本月30日，參展人數上百，是難得的大型畫展。我畫展的一位學生、我、沈平和廖梅梅老師也參展，是三代同堂的展覽。另有眾多香港著名畫家的大作。看到老師們精彩的畫作，就下定決心要更努力。藝術就是如此包容，接納不同人去展示自己個人的心路！



信而有征
劉征

岸芷軒

岸芷軒是郝堂村的一個書屋，位於帶狀村子的中段，門前是一條繞村而過的溪流。雨天的時候，河水量會急劇增加，從書屋裏都能看到。同時，書屋的屋頂也會劈劈啪啪響個不停。一時之間，你竟不知道這聲音是從外面傳進來的還是雨滴打在屋頂和窗子上的聲音。只有仔細辨認，你才會發現，雨聲鈍鈍的，是屋頂的蘆葦席；雨聲脆脆的，是玻璃窗。而且最後你會發現，清脆的雨聲佔據了主流，因為岸芷軒的周身都是玻璃。在雨天身處其中，是背後的密林，前面的小溪，還有這雨幕。

我就是這樣一個雨天去。那天早上醒過來，吃過同事陳科教授帶回來的早餐，我就想到前一天路過的岸芷軒。於是拿着雨傘出門了。那雨很大，平時從信陽等地來這裏遊玩的人幾乎看不到。不過一些村民還是照舊很早就上路擺起了攤。我順手買了一包蓮子，很大一包，10塊錢。然後，到了岸芷軒。

書屋裏很安靜，只有店員在一個座位上給一個小男孩兒輔導作業。那孩子約莫10歲左右，矮胖身材，很不願意學習的樣子。看我進來，店員就起身給我泡茶。岸芷軒有一個座位最好，前面有一套很壯觀

的工夫茶具。我就坐在那裏喝信陽毛尖。依舊很便宜，20元一位。然後我就走到書架那裏去挑書，終於找到了一本很合適的書，叫《白樺文集》。在一個叫做郝堂的村子讀一本從信陽走出去的作家寫的書，簡直沒有比這更有意思的事。因為除了文學之外，我還想要從這本書裏找到些痕跡——哪些是文學家自身的性格，哪些是屬於這個地方的，這閱讀因此變得樂趣無窮。

閱讀的結果甚至比我想像的還要好，這位作家的作品不僅展現了一種具有鄉土色彩的非觀，而且還很具有時代感。我看的那個中篇叫《阿秀》，講一個出嫁的女兒如何為了家庭團結，不惜去販毒，結果即便她最後被抓，也沒能讓自己貪婪的父親和一雙兄弟和睦起來。寫作的方式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或者更形象的說，有些像我小時候看過的《神筆馬良》這樣的動畫片。愛憎分明，又帶着很濃郁的道德感。現在看來，手法是有些過時了，不過卻也引人入勝。尤其當你身處作者的故鄉，你會覺得這位作家與他的故鄉在氣質上是一致的。

然而身處於這個美輪美奐的書屋的樂趣還不止於此，除了它像極了宮崎駿的動畫場景，還有它的真實感。這位女店員住在

鄰村，她會趁着暑假帶着兒子來工作。還會主動熱情地把我剛買來的蓮子倒在盤子裏，也不計較這是外帶食品。等她一個人去收銀處的時候，就把電視劇的聲音放得巨大。這一切都是不修邊幅而略帶瑕疵的。但這正好體現了一個鄉村，或者說一個鄉村中的文明，而不是都市當中的文明。在鄉村，自然與文明的順序是與都市顛倒的。儘管這個書屋在形式上是一個文明之物，但在鄉村它就略有不同。

這一切配上書屋的設計理念更加相得益彰。這書屋出自台灣設計師謝英俊之手，這位設計師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把在地民居特色和公共設計理念結合起來，他用當地的素材建造房屋，只有架子是預製的鋼材。於是，這書屋就成了完完全全的一個獨特的整體，既現代、又鄉村，既有生活又有文化。



◆岸芷軒書屋一角。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午休的文化衝擊

有「高才」朋友從內地來港工作，聊起最不適應的地方，除了居住環境，有關「午休的Culture Shock（文化衝擊）」竟名列第二。朋友驚呼三連：香港人2點才吃午飯嗎？香港人午餐時間只有1小時嗎？最重要的，香港人都不睡午覺的嗎？

要理解朋友的震撼，需要先了解內地的午休文化。國人愛午睡是有傳統的，諸葛亮面對劉備到訪，決定先睡一覺，而從白居易到王安石再到陸游等文人墨客，都曾為午睡深情賦詩，留下諸多歷史證據。「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夕陽。」兩個瞌睡蟲，主打一個鬆弛感，多妙。

在內地以及台灣等地的中華文化中，午睡從來都是被作為一個有益健康的好習慣來宣傳的，「中午不睡，晚上崩潰」是很多人奉為圭臬的養生鐵律。而至少從小理幼年時起，「午飯後要午睡」就已經不僅是個人習慣，更上升到國民習慣來系統培養了。只不過早年隨便些，個人選擇性更大，愈到後來愈嚴格，一個地方的中小學甚至要求學生必須午睡的。進入職場後，大多單位的企業文化也都支持午睡，午休時間相對充裕，再加上996確實辛苦，「帶薪午睡」不僅是一天中難得的幸福時光，更是續命的剛需，所以很多國人確實養成了堅如磐石的午睡習慣。

小狸猶記得，十多年前有次到內地某廣電集團出差，其時正是廣電的黃金時代，員工福利優渥。上午11點，宏大的廣電大廈突然全場熄燈，一層一層暗如深夜。就在小狸驚詫之際，所有辦公桌突然都化身變形金剛——只見一個員工不慌不忙從桌下拉出一張張統一特製

的摺疊床，開始鋪床、上炕、午睡。巨大的黑暗場地內，上百號人瞬間躺平了，其震撼程度絕不亞於高才朋友的驚呼三連。與內地和台灣相比，香港的文化和生活習慣更偏西式，也是沒有午睡習慣的。同時港人喜歡在上午精神好時空出大塊的時間做複雜和深度的工作，加上香港土地狹窄，很多公司都採取「错峰午餐」或者「彈性午餐」的方式，以防止人流聚集增加餐廳輪候的時間。於是，在香港，下午1點、2點甚至3點才吃午餐是常態，用餐時間大多也就1小時。

雖然很多港人不午睡，但好歹也熟悉中華文化，對要午睡的人也並不會感到奇怪，真正對午睡文化衝擊強烈的是歐美。有在英國的朋友笑談，他第一次在公司臥室午睡時，所有的外國同事都擔心他是不是「快要死了」。至於午餐時間，港人的1小時在世界範圍內其實並不算苛刻，根據媒體報道，美國、澳洲的實際午餐時間通常是半小時，英國不到半小時，韓國最短，半數人不足20分鐘，就連印象中懶散的意大利人通常也只用45分鐘吃午餐。當然也有比國人「午休福利」更好的，比如法國人要吃2小時，包括三道菜一杯酒，那一點也不能湊合。而西班牙人甚至會午休3小時，包括吃1小時飯睡2小時覺。本以為國人在午睡這個傳統強項上定能獨霸天下，沒想到還有匹黑馬。

睡不睡午覺本是個人習慣，並沒有一定之規，不過最近有研究表明，與從不午睡的人相比，經常午睡的人罹患高血壓的可能性要高24%。很多醫生也認為，即便要睡也不宜時間過長，淺睡即可。而一個午睡人要想嘗試不再午睡，有個有效的貼士：午餐少吃甜食。